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四十三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李玉瓚

謄録監生臣許立學

太平廣記卷四十三

神仙四十三

尹真人　盧山人　薛玄真

于濤

尹真人

犍為郡東十餘里有道觀在深巖中石壁四壍有頳道士居之觀殿有石函長三尺餘其上鑿出鳥獸花卉文

理纎妙隣於鬼工而緘鐍極固泯然無毫縷之隙里人相傳云是尹喜石函真人事跡顯於紀傳詳矣真人將上昇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此函中有符籙慎不得啓之必有大禍於是郡人盡敬之大歷中有清河崔君為犍為守崔君素有剛果自恃既至郡聞有尹真人函笑謂屬官曰新垣平之詐見矣即詰之且命破鐍顏道士曰此尹真人石函真人有遺教曰啓吾函者有大禍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君怒曰尹真人死千歲安得

獨有石函在乎吾不信顏道士確其詞而崔君固不從於是命破其鏁久之而堅然不可動崔君怒又以巨絙係函鼻用數十牛拽其絙鞭而驅之僅半日石函遂開中有符籙數十軸以黄縑爲幅丹書其文皆炳然如新崔君既覩畢顧謂顏道士曰吾向者意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徒有符籙而已於是令緘鏁如舊既歸郡是夕令忽暴卒後三日而寤其官屬將吏輩悉詣崔君問之且訊焉崔君曰吾甚戇未嘗聞神仙事前者偶開

尹真人石函果為冥官追攝初見一人衣紫衣至寢謂吾曰我吏於冥司者也今奉命召君固不可拒拒則禍益大矣宜疾去吾始聞憂欲以辭免然不覺與使者俱出郡城僅行五十里至冥司其官即故相吕公也謂吾曰子何為開尹真人石函乎奉上帝命且削君之禄壽果如何哉已而召掾吏至令按吾禄壽之籍掾吏白吕公曰崔君有官五任有壽十七年今奉上帝符盡奪五任官又削十五年壽今獨有二年任矣於是聽崔君還

後二年果卒出宣室志

盧山人

唐寶歷中荆州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訪其息利之術盧覺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日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子可告之將午當有匠者

負囊而至囊中有銀二兩餘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錢三千四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門張重簀捍之少頃聚人數百張乃由後門與妻子迴避繞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哭乃適張家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衆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理

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辦其送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櫓僦擧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意以為煩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請之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瓿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其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

童掘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甚妻亦搬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乃愈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詡之盧曰此輩盡刼賊也其異如此元卿

言盧卿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常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以化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葢神仙之流也出酉陽雜俎

薛玄真

薛玄真者唐給事中伯高之高祖也少好道不嗜名宦遨遊雲泉得長生之道常於五嶺間棲憇每遇人曰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

挺拔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峰黄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遥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況邃洞之中别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草秀芝豈塵目能窺凡屣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信為樂哉貞元末鄭餘慶郴州長史門吏有自遠省餘慶者未至郴十餘里店中駐歇與玄真相遇狀

貌如二十三四神彩俊邁詞多稽古時語及開元麟德間事有如目覩又言明年二月餘慶當復歸朝餘言皆神異問其姓氏再三不答懇詰之云某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知此行止姓薛名玄真門吏話於餘慶令人訪尋無復蹤跡明年二月餘慶徵還及到長安語及異事給事中薛伯高流涕對曰某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隱終南不知所終是矣出仙傳拾遺

于濤

于濤者唐宰相琮之姪也琮南遷途經平望驛維舟方食有一叟自門而進直抵廳側小閤子以詣濤焉叟之來也驛吏疑從相國而行不之問相國疑是驛中人又不之詰既及濤所愬濤問叟何人也對曰曹老兒問其所來對曰郎君極有好官職此行不用憂濤方將遠陟深抱憂慮聞其言欣然迎待揖之即席濤與表弟前秘書省薛校書俱與之語問其所能云老叟無解但見郎君此後官職高顯不可一一叙之請濡毫執筆隨語記

錄之也如是濤隨叟所授數章詞多隱密迨若謠讖亦
敘相國牽復之事因問薛校書如何叟曰千里之外遇
西則止其有官職雖非真刺史亦作假郡守濤又問其
京中宅內事可以知否叟俛首良久曰京宅甚安今日
堂前有其夫人某尼賓客名字一一審識其廊下有小
童某牽一銅龜子馳戲濤亦審其諦實皆書於編上往
苒所載已是數幅相顧笑語即將昏暝濤因指薛芸香
姬者謂叟曰此人如何對曰極好三千里外亦得好官

濤初隨語書事心志銳信及聞此姬亦有好官訝其踈誕意亦中怠矣時濤表弟杜孺休給事刺湖州寄箬下酒一壺可五斗因問叟頗好酒否叟忻然為請即以銀盂授之令自酌飲頃之酒盡己昏晦矣遂以銀盂枕首而睡時蚊蚋盛無有近叟者及旦失叟唯銀盂在焉方驚問訪求莫知所止人或云此即曹休博士也曹休魏之宗室仕晉為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往來賈販常拯救人以陰功及物人多有見

之受其遺者濤自後授泗州防禦使歙州刺史佐淮南吳王楊公行密爲副使相國尋亦北歸薛校書佐江西賓幕知袁州軍務值用軍之際挈家之閩至一小邑姬者俄以疾終山中無求凶器之所托一村翁輟其壽棺而瘞斯棺裝漆金彩頗甚珍華既瘞之後方驗得好棺之言及京宅是日賓客小童牽銅龜遊戲之事無不驗者出神仙感應傳

太平廣記卷四十三

太平廣記卷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

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

田先生

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仙也元和中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人不知其神仙矣饒州牧齊

推嫁女與進士李生數月而孕李生赴舉長安其孕婦將産於州之後堂夢鬼神責其腥穢斥逐之推常不信鬼神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産為鬼所惡害耳鼻流血而卒殯於官道側以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李生下第歸饒日晚於野中見其妻訴以鬼神所害之事乃曰可詣鄱亭村學中告田先生求其神力或可再生耳李如其言詣村學見先生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其事願大仙哀而救之先生初亦堅拒李叩告不已涕泗滂沲自

早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此吾亦何所隱耶但不早相告屋舍已壞矣誠爲作一處置即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夜已昏暝忽光明如晝化爲大府宗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帔據案而坐擬於王者乃傳聲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走而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瀆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因産爲暴鬼所殺事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擿令賊是鄱陽王吳芮刺史宅是其所居

怒其生産腥穢遂肆兇暴尋又擒吳芮牒天曹而誅戮
之勘云李氏妻筭命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先
生曰屋舍已壞如何有一老吏曰昔東晉鄴下有一人
誤死屋宅已壞又合還生與此事同其時葛仙君斷令
具魂為身與本無異但壽盡之日無形爾先生許之即
只追李妻魂魄合為一體以神膠塗之大王發遣却生
即便生矣見有七八女人與李妻相似吏引而至推而
合之有藥如稀餳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李生及妻

田先生在桑林間李生夫妻懇謝之先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遂失先生所在李與妻還家其後年壽所生男女皆如所言 出仙傳拾遺

穆將符

穆將符者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幼而好學不慕聲利不窺世祿而深入玄關縱逸自放不知師匠何人已得吐納内修之道好飲酒高閒傲睨人莫能測之長安東市酒肆姚生與其友善時往來其家則飲酒話道彌日

累夕姚忽暴卒舉家惶駭使人奔訪將符際夜方至姚己奄然無復喘息將符方醉其家人哀號告之笑曰可救也無遽憂怖遂解衣與姚同衾而卧戒其家令作人參湯稀粥以候之勿得悲泣驚呼待喚即應滅燭而寢悄然中夜方命燭視之姚已起坐矣少以人參湯注之良久乃以粥助之乃能言曰適為黃衣使者三四人以馬載去西行甚速道途蒙昧如微月之中逡廵有赤色光如日出之狀照其行路黃衣者促轡尤急即聞傳呼

云太乙有敕使天兵遣回乃顧見騎乘旌旗森然成列所乘馬及黄衣者奔迸不知所之别有朱衣一人引而歸之自是姚生平復如初將符遁去不知所適羅浮軒轅先生有道之士也大中年徵入關至京即使人訪之將符已遯去先生曰穆處士隱仙者也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勿以其嗜酒昏醉為短真和光混俗爾淮浙間頗顯其異跡接於聞見若左元放葛孝先之流也出神仙拾遺傳

房建

清河公房建居于含山郡性尚奇好玄元之教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籙積二十年後南遊衡山遇一道士風骨明秀與建語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一一皆若涉歷建奇之後旬餘建自衡山適南海道士謂建曰吾嘗客於南海迨今十年矣時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李侯以玉簪遺我我以簪賜君君宜寶之建得其簪喜且甚因而别去是歲秋建至南海嘗一日

獨遊開元觀觀之北軒有磚塗為真人狀者二焉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及視左玄之狀果衡山所遇道士也奇而歎者且久及覩左玄之冠已亡簪矣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建具以事言次出玉簪示之道士驚曰往歲有寺官李侯護兵於南海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迨今且十年其左玄之簪亡之十年今君所獲果是焉建奇之因以玉簪歸道士（出宣室志）

蕭洞玄

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卒無所就無何遇神人授以大還祕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者相為表裏然後可成盍求諸乎洞玄遂周遊天下歷五嶽四瀆名山異境都城聚落人跡所輳罔不畢至經十餘年不得其人至貞元中洞玄自浙東抵揚州至庱亭埭維舟於逆旅主人于時舳艫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舟人盡力擠之見一人船頭壓其右臂且折觀者為之寒慄其人顔色

不變亦無呻吟之聲徐歸船中飲食自若洞玄深嗟異之私喜曰此豈非天佑我乎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爲因與交結話道欣然遂不相捨即俱之王屋洞玄出還丹秘訣示之無爲相與揣摩更終二三年修行備至洞玄謂無爲曰將行道之夕我當作法護持君當謹守丹竈但至五更無言則攜手上昇矣無爲曰我雖無他術至於忍斷不言君所知也遂十日設壇場焚金鑪飾丹竈洞玄遶壇行道步虛無爲於藥竈前端拱而坐心誓死

不言一更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謂無為曰上帝使問爾要成道否無為不應須臾又見羣仙自稱王喬安期等謂曰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何得不對無為亦不言有頃見一女人年可二八容華端麗音韻幽閑綺羅繽紛薰灼動地盤旋良久調戲無為無為亦不顧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哮吼騰擲張口向無為無為亦不動有頃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並在其前謂曰汝見我何得無言無為涕淚交下而終不言俄見

一夜义身長三丈目如電㸌口赤如血朱髮植竿鋸牙
鉤爪直衝無爲無爲不動既而有黄衫人領二手力至
謂無爲曰大王追不願行但言其故即免無爲不言黄
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無爲不得已而隨之須臾至
一府署云是平等王南面凭几威儀甚嚴厲聲謂無爲
曰爾未合至此若能一言自辨即放爾迴無爲不對平
等王又令引向獄中看諸受罪者慘毒痛楚萬狀千名
既迴仍謂之曰爾若不言便入此中矣無爲心雖恐懼

終亦不言平等王曰即令别受生不得放歸本處無爲自此心迷寂無所知俄然復覺其身託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初在母胎猶記宿誓不言既生相貌具足唯不解啼三日滿月其家大會親賓廣張聲樂乳母抱兒出衆中遞相憐撫父母相謂曰我兒他日必是貴人因名曰貴郎聰慧日甚秪不解啼纔及三歲便行弱不好弄至五六歲雖不能言所爲雅有高致十歲操筆即成文章動静嬉遊必盈紙墨既及弱冠儀形甚都舉止雍雍

可為人表然自以瘖瘂不肯入仕其家富比王室金玉滿堂婢妾歌童極於奢侈年二十六父母為之娶妻妻亦豪家又絶代姿容工巧伎樂無不妙絶貴郎官名慎微一生自矜快樂娶妻一年生一男端敏惠黠畧無倫比慎微愛念復過常情一旦妻及慎微俱在春庭遊戲庭中有盤石可為十人之坐妻抱其子在上忽謂慎微曰觀君於我恩愛甚深今日若不為我發言便當撲殺君兒慎微爭其子不勝妻舉手向石撲之腦髓迸出慎

微痛惜撫膺不覺失聲驚駭怳然而寤則在丹竈之前而向之盤石乃丹竈也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天欲曉矣俄聞無為歎息之聲忽失丹竈所在二人相與慟哭即更鍊心修行後亦不知所終出河東記

太平廣記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四十五

神仙四十五

賈躭　丁約　瞿道士

王卿　衡山隱者　梅真君

賈躭

唐相國賈躭滑州節度使常令造鹿皮衣一副既成選一趫捷官健操書緘付之曰汝往其山中但荊棘深處

即行覓張尊師送此書任汝遠近使者受命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百餘里荊棘深險無不備歷至一峰半腰中石壁聳拔見二道流碁次使者遂拜道流曰賈相公使來開書大笑遂作報書一曰傳語相公早歸何故如此貪着富貴使者齎書而返賈公極喜厚賞之亦不知其故也又嘗令一健卒入枯井中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遂遣十餘人寫繞畢有道士突入呼賈公姓名叱罵曰爭敢偷書賈公遜謝道士曰復持去鄭州

僕射陂東有一浮圖乃遣使齎牒牒州於此浮圖内取一白鵶遂令掩之果得以籠送亦不知何故賈公謫仙事甚衆此三篇尤明顯者也出逸史

丁約

唐大歷中有韋行式為西州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耽翫道書溺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周旋恪勤未嘗少怠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慓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

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其肅勤左右二載于
兹未能忘情思有以報其非碌碌求食者尚縈俗間耳
有藥一粒願以贈别此非能長生限内無他恙矣因褫
衣帶内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
欺暗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
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
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
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

行思坐念留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輦夕于驪山旅舍聞通衢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逆賊李師道下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嚴衛桎梏纍纍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彊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已見矣微笑遥謂曰尚記臨卭別否一瞬五十年矣幸令相見請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驛則散縶于廊舍開一竅以給食

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歎子威之衰老子威謂曰仙兄既有先見之明聖朝奄宅天下何為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評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兵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皆受戕害我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冀壤并也其或思避自此而逃孰能追也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而進亦媿領之威曰明

晨法場寓目豈蛻于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不克行
刑兩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及君於此時幸
一訪別言訖還館復自穴入荷校以坐于廠却往温泉
日己晡矣風埃忽起夜中果大雨澍遲明泥及骭詔改
日行刑雨宿方霽則王姬有薨于外館者復三日不視
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鄽始行大戮于廠是日飯僕
飽馬詰旦徃棘圍候馬亭午間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
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繞至丁己誌焉遥目

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刃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忽之次丁因躍出而廣衆之中躡足以進又登酒肆其言如蜀脫衣換觴與威對飲云某自此遊適矣免於奉道猶隅兩塵當奉候于崑崙石室矣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出廣異記

瞿道士

黄尊師修道於茅山法籙絶高靈應非一弟子瞿道士年少不甚精慤屢為黄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八

尺荒蔓蒙蔽似虵虺所伏一日瞿生又怠惰為師所箠
逡巡避杖遂入此洞黄公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見
食頃方出持一碁子曰適觀秦時人留飡見遺此秦人
碁子也黄公方恠之尚意其狐狸所魅亦不甚信茅山
世傳仙府學道者數百千皆宗黄公悉以為德業階品
尋合上昇每至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八月望夜天
氣晴肅月光如晝中宵雲霧大起其雲五色集於牕牖
間仙樂滿庭復有步虚之聲弟子皆以為黄公上仙之

期至矣遽備香火黄公沐浴朝服以候真侶將曉氛烟漸散見瞿生乘五色雲自東方出在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際於雲間再拜黄公曰尊師即當來更務修造亦不久矣復與諸徒訣别乘風遂去漸遠不見隱隱猶聞衆樂之音金陵父老每傳此事出逸史

王卿

唐貞元年中郢中有酒肆王卿者店近南郭每至節日當有一道士過之飲訖出郭而去如是數年後因道士

復來卿遂結束潛行尋之數里道士顧見大驚曰何來
卿乃禮拜願神人許為僕使道士固辭卿固隨之每過
澗壑或高闊丈餘道士踰越輕舉而過卿輕踵之亦能
渡也行數十里一巖高百餘丈道士騰身而起卿不能
登遂哀求禮拜道士自上謂曰汝何苦從我自速歸不
爾坐受困躓也卿曰前所渡險阻皆賴尊師命令却歸
無路必死矣願見救護道士垂手巖下令卿舉手閉目
躍身翕飛已至巖上上則平曠煙景不類人間又從行

十餘里至道士舍門庭整肅止卿於舍外草間謂曰汝且止此吾為汝送飯食候便令汝得見天師卿潛草間道士三日每送飯食亦皆充足後一日忽見天師出門杖策道士四五人侍從天師形狀瓌偉眉目疎朗道士私招卿令於道左禮謁天師驚曰汝何因得至此卿方謂說諸道士曰此人謹厚恐堪役使可且令守竈天師令且收之遂延卿入院至廚下見一大竈下燃火上有鐵篇閉蓋數重道士令卿守竈專看之不得妄視令失

墜餘道士四人或汲水採藥蒸曝造食以供天師夜亦令卿臥廚下守火經六七日都不見人來看視釜中物者後一日卿無何竊開窺藥忽見一白兎從鐵筩中走出驍然有聲道士曰藥已失矣競來窺看惶懼失色須臾天師大怒曰何忽引俗人來令失藥俄召前道士責辱欲鞭之道士叩頭請却擒覔道士數人於庭施香禹步道士二人變成白鶴冲天而飛食頃鶴已擒得白兎來令投釜中固濟鍊之天師令速逐俗人遣歸道士遂

領出曰卿幾悞我卿心未堅可且歸去遂引送至髙巖下執手而别後二十年於汾州市中相見耳卿復尋路歸數日方至郭已經年遂為道士十餘年後遊太原竟不知當有所遇否出原化記

衡山隱者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岳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恠之復賣藥至僧所寺衆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取

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女嫁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將黃金兩挺正二百兩謂女父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論付金畢將去樂師時充官使倉卒使别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至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崇麗扣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留連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黃金五挺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無煩更求也其後父母重往

但見山草無復人居方知神仙之窟出廣異記

梅真君

汝陰人崔景唐家甚富甞有道士自言姓梅來訪崔崔客之數月景唐市得玉鞍將之壽春以獻節度使高審思謂梅曰先生但居此吾將詣壽春旬月而還使兒姪輩奉事無所憂也梅曰吾乃壽春人也將此訪一親知比將還矣君其先往也久居於此思有以奉報君家有水銀乎曰有即以十兩奉之梅乃置鼎中以水銀煉之

少久即成白銀矣因以與景唐曰以此為路糧君至壽春可於城東訪吾家也即與景唐分路而去景唐至壽春即詣城東訪梅氏數日不得村人皆曰此中無梅家亦無為道士者唯淮南嶽廟中有梅真君像得非此耶如其言訪之果梅真君矣自後竟不復遇出稽神錄

太平廣記卷四十五

太平廣記卷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

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

白幽求

唐貞元十一年秀才白幽求頻年下第其年失志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與徒侶數十人

為風所飄南馳兩日兩夜不知幾千萬里風稍定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望之及前到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至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邊見幽求乃眈眈而視幽求幽求進路甚恐懼欲求從者失聲彷徨次於大樹枝為風相磨如人言誦詩聲幽求諦聽之乃曰玉幢亘碧虛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難除幽求猶疑未敢前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傳勑曰西嶽真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

曰未到幽求因趨走前見朱衣人不顧而入幽求進退不得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虎奔走人皆乗之下山幽求亦隨之至維舟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没於遠碧中幽求未知所適舟中具饌次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路騎龍控虎乗龜乗魚有乗朱鬛馬人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幽求但俯伏而已乃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等依前列位與樹木花藥鳥

雀等皆應節盤迴如舞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食頃朱衣人持一牒出謂龍虎曰使水府真君龍虎未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幽求隨指而身如乘風下山入海底雖入水而不知為水朦朧如日中行亦有樹木花卉觸之珊珊然有聲須臾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於路俄而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幽求入水府真君於殿下北面授符牒拜起乃出門已有龍虎騎從儼然遂

行瞬息到舊所幽求至門又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餒少頃有覔水府使者幽求應唯而入殿前拜引於西廊下接諸使下坐飯食非人間之味徐問諸使中此何處也對曰諸真君遊春臺也主人是東嶽真君春夏秋冬各有位各在諸方主人亦各隨地分也其殿東廊下列玉女數百人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絃歌日晚乃出殿於山東西為迎月殿又有一宮觀望日至申時明月出矣諸真君各為迎月詩其一真君詩曰日落

煙水黯驪珠色豈昏寒光射萬里霜縞遍千門又一真君詩曰玉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影遊春臺又一真君詩曰清波滔碧烏天藏黯黮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又一真君詩曰烏沉海西岸蟾吐天東頭忘下句其餘詩並忘之矣賦詩罷一真君乃命夜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虚或行海面笙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歌者數十百輩幽求記其一焉詞曰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躡雲語冷風

颯颯吹鵝笙至四更有緋衣人走入鞠躬屈膝白天欲曙唯而趨出諸君命駕各辭次日昨朱衣人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諸真君議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悽惶拜乞却歸故鄉一真君曰卿在何處對曰在秦中又曰汝歸鄉何戀戀也幽求未答又曰使隨吾來朱衣人指隨西嶽真君諸真君亦各下山並自有龍虎鸞鳳朱鬣馬龜魚幡節羽旄等每真君有千餘人履海面而行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自有便風迅

速如電平明至一島見真君上飛而去幽求舟為所限乃離舟上島目送真君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没幽求方悔恨慟哭而迢迤上島行乃望有人烟漸前就問云是明州又却喜歸舊國幽求自是休糧常服茯苓好遊山水多在五嶽永絶宦情矣出博異志

王太虚

東極真人王太虚隱居王屋山中咸通壬辰歲王屋令王㻌夙志崇道常念黄庭經每欲自為註解而未了深

玄之理但日誦五六千遍聞王屋小有洞天神仙之府
求為王屋令欲結廬於其中兾時得遊禮耳罷官乃絶
粒咽氣數月稍覺神旺身輕入洞屋誓不復返初行三
二十里或寛廣明朗或幽暗泥黑捫壁俯行經三五日
忽坦然平闊峭崖倚空直拔萬仞下有嵌室可坐數百
人石牀案几儼若有人居之案上古經一軸未敢遽取
稽首載拜言曰下土賤臣形濁氣穢輒慕長生之道幸
入洞天仰窺靈府是萬刼良會今觀上天遺跡玉案玄

經不敢輙取願真仙鑒祐許塵目一披篇卷則受罔極之恩良久叩頭乞報應之兆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其志乎緱氏仙裔聿能好道可以名列青簡矣吾東極真人子之同姓也此黄庭寶經吾之所註使授於子復贈以桃核數斗曰此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唯愈疾亦可延筭子雖有志未可居此二十年期於玆山矣勉而勤之得道也言訖不復見琮亦不敢久住携桃核與經而歸磨服桃核身康無疾顔狀益少人間

因有傳寫東極真人所註黃庭經本矣出仙傳拾遺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間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恒如四十許人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琅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三榼餉之間日仙苗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直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潛令

人躡其後以伺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以歸他日復來子芝謂曰知子好酒吾有中令所餉醇醪償子薪價可乎曰可迺飲之數盃因謂子芝是酒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余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斯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鑪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否樵者頷之因命丹筆書一符置於火上煙未絕有一小豎立于前樵者勑之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但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

小竪謂芝僕曰可閉其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
門隙巳及解縣樵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
烈非世所儔中宵樵者謂子芝曰巳醉矣余召一客伴
子飲可乎子芝曰諾復書一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
滿室有一人來堂堂美鬚眉拖紫秉簡揖樵者而坐引
滿兩巡二壺且竭樵者燒一鐵筯以授紫衣者云可去
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别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
少頃可造河瀆廟視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

來共飲者迺神耳鐵筯之驗宛然趙君郎中時在幕府目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迺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地仙矣出神仙感遇傳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强記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為郎性躭道術逢道士即師資之鍊丹服氣靡不

勤切每歎光陰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隱官以求道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由是以病免官道服東遊入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方賣藥聚衆極多所賣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間商目之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商翌日又於城街訪之道

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勸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為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乃開囊視重紙裹一葫蘆子得九粒藥如麻粟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饑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遊之時愛罨畫溪之景遂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我劉郎中也而莫知所止已為地仙矣出續仙傳

太平廣記卷四十六

太平廣記卷四十七

神仙四十七

唐憲宗皇帝　李球　宋玄白

許棲巖　韋善俊

唐憲宗皇帝

唐憲宗好神仙不死之術元和五年内給事張惟則自新羅國迴云於海中泊山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

火遂乘月閒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樓臺殿閣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當汝旋去願為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匣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持之還舟中迴顧舊路悉無蹤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師即具以事上進憲

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但不
能諭其文耳因緘以紫泥玉鏁置於帳内其後往往見
五色光可長丈餘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
宛如龍鳳憲宗因歎曰鳳芝之龍木寧非此兆乎時又有
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顔氣息香潔常乘一黄牝馬纔
三尺高不啗芻粟但飲醇酎不施韁轡惟以青氊藉其
背常遊歷青兖間若與人欵曲話千百年事皆如目擊
帝知其異人遂令密詔入宫内館於九華之室設紫茭

之席飲龍膏之酒紫茭席類茭葉光軟香靜夏凉冬温
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
獻也烏弋山離國已見班固西京傳也帝每日親自訪
問頗加敬仰而玄解魯朴未嘗嫻人臣禮帝因問之曰
先生春秋髙而顔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種
靈草食之故得然也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為帝種於
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葵三曰萬根藤雙麟芝色
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

六合葵色紅而葉類於戎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子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鈎連盤屈蔭一畝其狀類芍藥而蘂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朶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乃莫見而玄解請帝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焉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鑒毛髮時玄解方坐於帝前熟視

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也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寳若投之於水必有霓虹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寳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而百獸攝服帝異其言遂令嘗之各如所説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帝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内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帝未許之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帝元日與玄解觀之帝指蓬萊曰若非上

仙朕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内左側連聲呼之竟不復有所見帝追思歎恨近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真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李球

李球者燕人也寶歷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

風穴遊人稍或諠呼及投物擊觸即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為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絶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扳其木却墜入穴中球為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内見二道士弈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為對二仙責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

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遺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覩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茍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峰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峰有離

岳火球西峯有麗農瑤室南峯有洞光珠樹北峯有玉澗瓊芝之中峯有自明之金環光之壁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即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爍乎雲表太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北巖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

即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膺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聞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宫不易一至子亦將有所得於玄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為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

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有數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拍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門外古樹半朽洞欲堙塞球推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别三十餘年别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

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出仙傳拾遺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為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復遊括蒼仙都辟穀服氣然嗜酒或食彘肉五斤以蒜齏一盆手撮肉吃畢即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有

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間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三二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為有老彭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尫禁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為凡所降雨須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遂於所止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澍雨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撫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

恠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類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干忤劉根欲見誅罰祖禰耶德隣方懼祈謝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録後之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出續神仙傳

許棲巖

許棲巖岐陽人也舉進士習業於昊天觀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靈仙以希長生之福時南康韋臯太尉鎮

蜀延接賔客遠近慕義遊蜀者甚多巖將為入蜀之計欲市一馬而力不甚豐自入西市訪之有蕃人牽一馬瘦削而價不高因市之而歸以其將遠涉道途日加芻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試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洎登蜀道危棧棲巖與馬俱墜岸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仰不見頂四面路絶計無所出乃解鞍去銜任馬所往於槁葉中得栗如拳棲巖食之亦不饑矣尋其崖下見一洞穴行而乘之

或下或高約十餘里忽爾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有一道士卧於石上二女侍之巖進而求見問二玉女云是太乙真君巖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憫之白於真君曰爾於人世亦好道乎曰讀莊老黄庭而已曰三景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莊子云息之以踵黄庭云但思以卻壽無窮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盃以飲之曰此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頼陽尊師為真君布算言

今夕當東遊十萬里巖孰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頼陽從太乙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以赴羣真之會座内仙客有東黄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汝飲石髓已壽千歳無輸泄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華上宫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

所適勿復留之既别逡巡己達虢縣則無復故居矣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玉女託買虢縣田婆針乃市之杖繫馬鞍上解鞍放之化龍而去棲巖幼在鄉里已見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狀如舊葢亦仙人也棲巖大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出傳奇

韋善俊

韋善俊者京兆杜陵人也訪道周遊遍尋名岳遇神仙授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或静棲林野或醉卧道

途常攜一犬號之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己食以飼之犬復病疥毛盡禿落無不嫌惡之其兄為僧久居嵩寺最為長老善俊將欲昇天忽謂人曰我有少債未償耳遂入山見兄衆僧以師長之弟多年忽歸彌加敬奉每昇堂齋食即牽犬於其側分食與之衆既惡之白於長老長老怒召而責之笞擊十數遣出寺善俊禮謝曰某宿債已還此去不復來矣更乞一浴然後乃去許之及浴移時牽犬而去犬已長六七尺行至殿前犬化為龍

長數十丈善俊乘龍昇天拏其殿角蹤跡猶在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四十八

神仙四十八

李吉甫

李太師吉甫在淮南州境廣疫李公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慘見色醼合謂諸客曰弊

境疾厲亡歿相踵諸賢傑有何術可以見救下坐有一
秀才起應曰某近離楚州有王鍊師自云從太白山來
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力者已衆李公
大喜延於上坐復問之便令作書并手札遣人馬往迎
旬日至館於州宅稱弟子以祈之王生曰相公但令於
市內多聚龜殼大鑊巨甌病者悉集無慮不瘥李公遽
遣備之既得王生往令濃煎重者恣飲之輕者稍減既
汗皆愈李公喜既與之金帛不受不食寡言唯從事故

山南節帥相國王公起王生見必坐笑以語若舊相識李公因令王公邀至宅宿問其所欲一言便行深夜從容曰判官有仙骨學道必白日上昇如何王公無言良久曰此是塵俗態縈縛耳若住人世官職無不得者王公請以兄事之又曰本師為在白鹿與判官亦當家能與其同往一候謁否意復持疑曰仙公何名曰師不敢言索筆書鶴字王生從此不知所詣王公果富貴出逸史

李紳

故淮海節度使李紳少時與二友同止華陰西山舍一夕林叟有賽神者來邀適有頭痓之疾不往二友赴焉夜分雷雨甚紳入止深室忽聞堂前有人祈懇之聲徐起窺簾乃見一老叟眉鬚皓然坐東床上青童一人執香爐拱立於後紳訝之心知其異人也具衫履出拜老父曰年小識我乎曰小子未嘗拜覩老父曰我是唐若山也亦聞吾名乎曰嘗於仙籍見之老父曰吾處北海久矣今夕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焉及此遇華山龍

鬬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戡此耳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子合名紳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曰平生之願也老父喜有頃風雨霽青童告可行叟乃袖出一簡若笏形縱拽之長丈餘橫拽之闊數尺緣卷底坳窊若舟形父登居其前令紳居其中青童坐其後叟戒紳曰速閉目慎勿偷視紳則閉目但覺風濤洶湧似泛江海逡巡舟止叟曰開視可也已在一山前樓殿参差藹若天外簫管之聲寥亮雲

中端雅士十餘人喜迎叟指紳曰何人也叟曰李紳耳羣士曰異哉公垂果能來人世凡濁苦海非淺自非名繫仙籙何路得來叟令紳遍拜之羣士曰子能我從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黄初平貽憂於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籙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復遍拜叟歸辭訖遂合目有一物若驢狀近身乘之又覺走於風濤之

上頃之悶甚思見其異繞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仰視星漢近五更矣似在華山北徐行數里逢旅舍乃羅浮店也去所止二十餘里緩步而歸明日二友與僕夫方奔訪覓之相逢大喜問所往詐云夜獨居偶為妖狐所惑隨造其居將曙悟而歸耳自是改名紳字公垂果登甲科翰苑歷任郡守兼將相之重出續玄怪録

白樂天

唐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

飄蕩不知所止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鶴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安得至此具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數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中國人兹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引於宮内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鐍甚嚴因窺之衆花滿庭堂有裀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

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録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乗業及覽李公所報乃自為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李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籠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曰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兠率天然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出逸史

軒轅先生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闇室則目光可長數尺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三二升縱賔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麯櫱之香輒無減耗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儀貌無所間别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

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内廷遇之甚厚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輟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嘗之而集方休於所舍忽謂其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貴皆不諭其言于時宣宗召令速至而纔及玉堦謂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宣宗笑曰先生早

已知矣坐於御榻前宣宗命宮中人傳湯茶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縝髮朱唇年始二八須臾變成老嫗雞皮鮐背鬓髮如絲於宣宗前涕泗交下宣宗知宮人之過遂令謝先生而貌復故宣宗因話京師無荳蔻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葉各近百數鮮明芳潔如纔折下更嘗賜柑子曰臣山下者有味逾於此宣宗曰朕無得矣集遂取御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而徹盤即柑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宣宗食之歎其甘美無匹更問曰

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跳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初辭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故忽然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出杜陽雜編

李元

李元諫議嘗隱於嵩山茅舍冬寒當戶熾火有老人戴大帽子直入炙脚良久問李公曰頗能同去否知君有

志因自言其秦時閹人避禍得道乃去帽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李公思之良久乃答曰家事未了更數日得否老人揭然而起曰公意如此遂出門徑去李公牽衣娓謝不可駐止明日尋訪悉無其跡出逸史

韋卿材

盧元公奉道暇日與賓友話言必及神仙之事云其有表弟韋卿材太和中選授江淮縣宰赴任出京日親朋相送離灞滻時已曛暮矣行一二十里外覺道路漸異

非常日經過之處既望其中有燈燭熒煌之狀林木葱
蒨似非人間頃之有謁於馬前者如州縣候吏問韋曰
自何至此此非俗世俄頃復有一人至謂前謁者曰既
至矣則須速報上公韋問曰上公何品秩也吏亦不對
却走而去逡巡遽聲連呼曰上公屈韋下馬趨走入門
則峻宇雕墻重廊複閣侍衛嚴肅擬於王侯見一人年
可四十歲平上幘衣素服遥謂韋曰上堦韋拜而上命
坐慰勞久之亦無肴酒湯菓之設徐謂韋曰某因世亂

百家相糺窴避於此衆推爲長強謂之上公爾來數百年亦無號令約束但任之自然而已公得至此塵俗之幸也不可久留當宜速去命取絹十疋贈之韋出門上馬却尋舊路迴望亦無所見矣半夜朧月信足而行至明則已在官路逆旅暫歇詢之於人且無能知者取絹視之光白可鑑韋遂裹却入京詣親友具述其事因以絹分遺親愛韋云約其處乃在驪山藍田之間蓋地仙也（出尚書故實）

太平廣記卷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四十九

神仙四十九

潘尊師　李賀　張及甫

鄭冊　陳惠虛　温京兆

潘尊師

嵩山道士潘尊師名法正葢髙道者也唐開元中謂弟子司馬鍊師曰陶弘景為嵩山伯於今百年矣頃自上

帝求替帝令舉所知以代弘景舉余文籍已定吾行不得久住人間矣不數日乃屍解而去其後登封縣嵩陽觀西有龍湫居人張辿者以陰器於湫上洗濯俄為人所攝行可數里至一甲第門前悉是羣龍入門十餘步有大廳事見法正當廳而坐手持朱筆理書問辿曰汝是觀側人亦識我否曰識是潘尊師法正問辿何以汚羣龍室辿載拜謝罪又問汝識司馬道士否辿曰識之法正云令放汝還遂持几上白羽扇謂辿曰為我寄司

馬道士何不來而戀世間樂耶使人送出出水上岸見其屍臥在岸上心惡之奄然如夢遂活司馬道士見羽扇悲涕曰此吾師平素所執亡時以置棺中令君持來明吾師見在不虛也乃深入山數年而卒出廣異記

李賀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語麗當時工於詞者莫敢與賀齒由是名聞天下以父名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

四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餙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詞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

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出宣室志

張及甫

唐元和中青州屬縣有張及甫陳幼霞同居爲學一夜俱夢至一處見道士數人令及甫等書碑題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太皇真訣字作篆文稍異於常及甫等記得四句云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途綺錯輪囷後題云五雲書閣吏陳幼霞張及甫至曉二人共言悉

同出逸史

鄭册

温州刺史鄭册好黄老之術常密為之因疾自見女仙三百餘人云迎公乃命設饌焚香禮拜又邀兄冉同於空中禮拜少頃命燭五炬引兄冉與左右人皆無所見明日天明又陽官來催曰員外禄運見終今請速登駕又命酒果祭之云員外受職六月朔視事至午時當奉迎先是公與天台道士金柔為方外之友至其日食時

造省公公説前事即與柔共入淨堂中禮拜又云受牒身一道公空中引手接之又自開封以右手點筆空押之自書六字謂使者曰以有前約的不逾時使言時至揖金柔向按不令閉郤四門又催家人阿鹿下飯先令作蒸餠猶熱唯六七碟脯及酒而已遣兄冉出外家人排床七隻云六押衙來迎矣公命坐如再三辭讓之狀公跪拜再三便低頭不起家人走報兄冉及室人少時而逝形體柔軟顏色不改按真誥云其有隂德及好道

信仙者此例品格蓋多覩鄭公潛化之跡虛無之位其昭昭乎出原化記

陳惠虛

陳惠虛者江東人也為僧居天台國清寺曾與同侶遊山戲過石橋水峻苔滑懸流萬仞下不見底衆皆股慄不行惠虛獨超然而過徑上石壁至夕不迴羣侶皆舍去惠虛至石壁外微有小徑稍稍平闊遂及宮闕花卉萬叢不可目識臺閣連雲十里許見其門題額曰會真

府左門額曰金庭宮右額曰桐栢三門相向鼎峙皆有金樓玉窻高百丈入其右内之西又一髙樓黄門題曰右弼宫周顧數千間屈曲相通瑶階玉陛流渠激水處華麗殆欲忌歸而了無人跡又入一院見青童五六人相顧笑語而去再三問之應曰汝問張老須臾廻顧見一叟挾杖持花而來訝曰汝凡俗人何忽至此惠虚曰常聞過石橋即有羅漢寺人世時聞鐘聲故來尋訪干僧幸會得至此境不知羅漢何在張老曰此真仙之

福庭天帝之下府號曰金庭不死之鄉養真之靈境週迴百六十里神仙右弼桐栢上真王君主之列仙三千人仙王力士天童玉女各萬人為小都會之所太上一年三降此宫校定天下學道之人功行品第神仙所都非羅漢之所也王君者周靈王之子瑶丘先生之弟子位為上真矣惠虚曰神仙可學之否張老曰積功累德肉身昇天在於立志堅久耳汝得見此福庭亦是有可學之望也又問曰學仙以何門而入張老曰内以保神

鍊氣外以服餌丹華變化為仙神丹之力也汝不可久住上真適遊東海騎衛若還恐有咎責因引之使出門行十餘步已在國清矣惠虛自此慕道好丹石雖衣敝履穿不以為陋聞有鑪火方術之士不遠而詣之丹石所費固亦多矣晚居終南山捧日寺年漸衰老其心愈切寢疾月餘羸憊且甚一旦暴雨後有老叟負藥囊入寺大呼曰賣大還丹繞廊數迴衆僧皆笑之乃指病僧惠虛之門謂老叟曰此叟頗好還丹售之可也老叟欣

然詰之惠虚曰還丹知是靈藥一劑幾錢叟曰隨力可致耳惠虚曰老病沉困床枕餘月昨僧次到自行不得托隣僧代齋得瞡錢少許可致藥否叟取其錢而留藥數丸教其所服之法惠虚便吞之老叟乃去衆僧相率來問言已買得還丹吞服之矣頃間久疾都愈遂止衆僧曰勿前覺有臭吾疾愈矣但要新衣一兩事耳跳身起床勢若飛躍衆驚歎之有新衣與之者取而着焉忽飛殿上從容久之揮手相别冉冉昇天而去時大中十

二年戊寅歲是年歸桐栢觀與道流話得道之由云今在桐栢宮中賣藥老叟將是張老耳言訖隱去出仙傳拾遺

温京兆

温璋唐咸通壬辰尹正天府性黷貨敢殺人亦畏其嚴殘不犯由是治有能名舊制京兆尹之出靜通衢閉里門有笶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温公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呵喝風生有黃冠老而且傴敝衣曳杖將横絶其間騶人呵不能止温公命捽來笞背二十振袖而去

若無苦者温異之呼老街吏令潛而覘之有何言復命黄冠扣之既而跡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止處也吏隨入關有黄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何遲也答曰為凶人所辱可具湯水黄冠前引雙鬟青童從而入吏亦隨之過數門堂宇華麗修竹夾道擬王公之甲第未及庭真君顧曰何得有俗物氣黄冠争出索之吏無所隠乃為所録見真君吏叩頭拜伏具述温意真君盛怒曰酷吏不知禍將覆族死且將至猶敢肆

毒於人罪在無赦叱街吏令去吏拜謝了趨出遂走詣府請見温時則深夜矣温聞吏至驚起於便室召之吏悉陳所見温大嗟惋明日將暮召吏引之街鼓既絕温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至明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温尚書來謁真君既闢重闥吏先入拜仍白曰京兆尹温璋温趨入拜真君踞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之衣色貌甚峻温伏而叙曰某任惣浩穰權唯震肅若稍畏懦則損威聲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

首服幸賜矜哀真君責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禍將行及猶逞兇威温拜首求哀者數四而真君終蓄怒不許少頃有黄冠自東序來拱立於真君側乃跪啓曰尹雖得罪亦天子亞卿况真君洞其職所統宜少降禮言訖真君令黄冠揖温昇堂别設小榻令坐命酒數行而真君怒色不解黄冠復啓曰尹之忤犯宏宥誠難然則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審思之真君悄然良久曰恕爾家族此間亦非淹久之所温遂

起於庭中拜謝而去與街吏疾行至府動曉鐘矣雖語親近亦秘不令言明年同昌主薨懿皇傷念不已怨藥石之不徵也醫韓宗紹等四家詔府窮竟將誅之而溫𨷂獄緩刑納宗紹等金帶及餘貨凡數千萬事覺飲酖而死出三水小牘

太平廣記卷四十九

太平廣記卷五十

神仙五十

嵩岳嫁女　裴航

嵩岳嫁女

三禮田璆者甚有文通熟羣書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皆以人昧不能彰其明家于洛陽元和癸巳歲中秋望夕携觴晚出建春門期望月于韶別墅行二三里遇韶

亦携觴自東來駐馬道周未決所適有二書生乘驄復出建春門揖璆韶曰二君子挈榼得非求今夕望月地乎某敝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而來則豁然真境矣泉瀑交流松桂夾道奇花異草照燭如畫好鳥騰翥風和月瑩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厭味何如璆韶曰

乾和五酘雖上清醍醐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其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酘孰愈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餘緑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至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生揖二客下馬觴以燭夜花中之餘賚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於户外乃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

花皆芳香壓枝於路傍凡歴池館堂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中天羣仙會於兹岳籍君神魄不離腥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晶方盤於瑶幄之内羣仙方奏霓裳羽衣曲書生前進命璆韶拜夫人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

之氣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壻可各賜薰髓酒一盃璆

韶飲訖覺肌膚温潤稍異常人呼吸皆異香氣夫人問

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

接待於是二童引璆韶於神仙之後縱目璆問曰相者

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東鄰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

姑謝自然幄中座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

王母曰久望有玉女問曰禮生來未於是引璆韶進立

於碧玉堂下左劉君笑曰適縁蓮花峰士奏章事須決

遣尚多未來容何言乆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為曰浮梁縣令求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以苛虐為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雜於貨財巧偽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峰叟㺃從於人奏章甚懇特紓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黄龍戴黄旍導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瑶幄而下王母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為勑龍神設水旱之計作彌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李百姓何曰上帝亦

有此問予一表斷其感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畧舉大綱耳其表云其縣其克構丕華德洽兆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夏巴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妖九有已見其廓清一方尚屯其氛祲伏以虺蜴肆毒痛於淮蔡豺狼尚猜其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遺時豐人安是稔羣醜但使年饑厲作必揺人心如此倒戈而攻可以席捲禍三州之逆黨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眦其利則厚伏請神龍施水厲鬼行災由

此天誅以資戰力漢主曰表至嘉帝既允許可以前賀誅鋤矣書生謂瓅韶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韶自空而來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奏樂羣仙皆起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醼非不勤請耳王母又曰瑶池一别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新市朝云名利如舊可以悲嘆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

歌曰勸君酒為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竟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往事憇昭宮宴移南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魂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週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兎銀河終

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隴頭漢主上王母酒曰五十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温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應須召葉靜能

來唱一曲當時事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烟塵别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仙亦慘然於是黄龍持盃亦於車前再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翱將翔與天齊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牀明月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

有四鶴立於車前載仙郎並相者侍者兼有寶花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璆韶璆韶飲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為質兮花為顏蟬為鬢兮雲為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間於是茅盈詩云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揺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巢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河迴人間曙色東方來玉苗瓊蘂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開詩既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引

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復引璆韶辭夫人
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
壽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卿等引還人
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
步惜別衛君謂璆韶曰夫人白日上昇驂鸞駕鶴在積
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藴學卒不享爵祿者吾未
之信儻吾子塵牢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
於三十六峰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東門握手告别别

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有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宿矣於是璆韶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今不知所在出纂異記

裴航

唐長慶中有裴航秀才因下第遊於鄂渚謁故舊友人崔相國值相國贈錢二十萬遠挈歸於京因傭巨舟載於湘漢同載有樊夫人乃國色也言詞問接幃帳昵洽航雖親切無計道達而會面焉因賂侍妾裊烟而求達詩

一章曰同爲胡越猶懷想況遇天仙隔錦屏儻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詩往久而無答航數詰裊烟烟曰娘子見時若不聞如何航無計因在道求名醞珍果而獻之夫人乃使裊烟召航相識及褰帷而玉瑩光寒花明麗景雲低鬟鬢月淡修眉舉止烟霞外人肯與塵俗爲偶航再拜揖腭眙良久之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將欲棄官而幽棲巖谷召某一訣耳深哀草擾慮不及期豈更有情留盼他人的不然耶但喜與郎君同舟共

濟無以諧謔為意耳航曰不敢飲訖而歸操比冰霜不可干冒夫人後使裊烟持詩一章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清航覽之空愧佩而已然亦不能洞達詩之旨趣後更不復見但使裊烟達寒暄而已遂抵襄漢與使婢挈粧奩不告辭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航遍求訪之滅跡匿形竟無蹤兆遂飾粧歸輦下經藍橋驛側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漿而飲見茅屋三四間低而復隘有老嫗緝麻苧

航揖之求漿嫗咄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訝之憶樊夫人詩有雲英之句深不自會俄於葦箔之下出雙玉手捧瓷甌航接飲之真玉液也但覺異香氤鬱透於户外因還甌遽揭箔覩一女子露裛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若濃雲嬌而掩面蔽身雖紅蘭之隱幽谷不足比其芳麗也航驚怛植足而不能去因白嫗曰某僕馬甚饑願憩於此當厚荅謝幸無見阻嫗曰任郎君自便且遂飯僕秣馬良久謂嫗曰向覩小娘子豔麗驚

人姿容擢世所以躊躇而不能適願納厚禮而娶之可乎嫗曰渠已許嫁一人但時未就耳我今老病只有此女孫昨有神仙遺靈丹一刀圭但須玉杵臼擣之百日方可就吞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當與之也其餘金帛吾無用處耳航拜謝曰願以百日為期必攜杵臼而至更無他許人嫗曰然航恨恨而去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但於坊曲閙市喧衢而高聲訪其玉杵臼曾無影響或遇朋友若不相識衆言為

狂人數月餘日或遇一貨玉老翁曰近得虢州藥舖卞老書云有玉杵臼貨之郎君懇求如此此君吾當為書導達航媿荷珍重果獲杵臼卞老曰非二百緍不可得航乃瀉囊兼貨僕馬方及其數遂步驟獨挈而抵藍橋昔日嫗大笑曰有如是信士乎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醻其勞哉女亦微笑曰雖然更為吾擣藥百日方議姻好嫗於襟帶間解藥航即擣之晝為而夜息夜則嫗收藥臼於內室航又聞擣藥聲因窺之有玉兎持杵臼而雪

光輝室可鑒毫芒於是航之意愈堅如此日足嫗持而吞之曰吾當入洞而告姻戚為裴郎具帳幃遂挈女入山謂航曰但少留此逡巡車馬僕隸迎航而往別見一大第連雲珠扉晃日内有帳幄屏幃珠翠珍玩莫不臻至愈如貴戚家焉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航拜嫗悲泣感荷嫗曰裴郎自是清泠裴真人子孫業當出世不足深媿老嫗也及引見諸賓多神仙中人也後有仙女鬟髻霓衣云是妻之姊耳航拜訖女曰裴郎不相識

耶航曰昔非姻好不省拜侍女曰不憶鄂渚同舟回而
抵襄漢乎航深驚怛懇悃陳謝後問左右曰是小娘子
之姊雲翹夫人劉綱仙君之妻也已是高眞為玉皇之
女吏嫗遂遣航將妻入玉峰洞中瓊樓珠室而居之餌
以絳雪瓊英之丹體性清虛毛髮紺緑神化自在超為
上仙至太和中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因說得
道之事遂贈藍田美玉十斤紫府雲丹一粒叙話永日
使達書於親愛盧顥稽顙曰兄既得道如何乞一言而

教授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懵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凡人自有不死之術還丹之方但子未便可教異日言之盧子知不可請但終宴而去後世人莫有遇者出傳奇

太平廣記卷五十